

三毛作品集

温柔的夜 稻草人手记

今夜坐在阳台上的我们 /
又是多少年才等待得来的一聚

◎【台湾】三毛 著



哈尔滨出版社

三毛作品集

温柔的夜 稻草人手记

今夜坐在阳台上的我们/
又是多少年才等待得来的一聚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柔的夜,稻草人手记/三毛著.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1

(三毛作品集)

ISBN 7-80639-957-7

I. 温, 稻… II. 三…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4694 号

责任编辑 陈春林 颜楠

温柔的夜,稻草人手记

三毛 著

哈尔滨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邮政编码:150006 电话:0451—862251q

网址:WWW.hrbchs.com

E-mail:hrbchs@yeah.net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6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39-957-7/I·243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8622516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

目 录

温柔的夜

寂地	1
五月花	22
玛黛拉游记	83
温柔的夜	99
石头记	113
相逢何必曾相识	127
永远的马利亚	144

稻草人手记

江洋大盗·····	161
亲爱的婆婆大人·····	172
西风不识相·····	190
这样的人生·····	209
士为知己者死·····	220
警告逃妻·····	232
这种家庭生活·····	245
塑料儿童·····	267
卖花女·····	278
守望的天使·····	292
相思农场·····	297
巨人·····	307

寂地

斜阳最后的余晖已经消失了，天空虽然没有了霞光，还隐隐透着鸽灰的暮色，衰衰的荒原开始刮着刺骨的冷风。夜，并没有很快就化开来，而身后那一片小树林子，却已经什么也看不清了。

我们一共是八个人，两辆车，三个已经搭好的帐篷。

斜阳最后的余晖已经消失了，天空虽然没有了霞光，还隐隐透着鸽灰的暮色，哀哀的荒原开始刮着刺骨的冷风。夜，并没有很快就化开来，而身后那一片小树林子，却已经什么也看不清了。

为着搭帐篷、搬炊具，迷离的大漠黄昏竟没有人去欣赏，这一次，为着带了女人和小孩，出发时已经拖得太晚了。

马诺林在一边打坐，高大的身材，长到胸口的焦黄胡子，穿着不变的一件旧白衬衫，下面着了一条及膝的短裤，赤着足，头上顶着一个好似犹太人做礼拜时的小帽，目光如火如荼，盘着腿，双手撑地，全身半吊着，好似印度的苦行僧一般，不言不语。

米盖穿了一件格子衬衫，洗得发白的清洁牛仔裤，浓眉大眼，无肉的鼻子，却配了极感性的嘴唇，适中的个子，优美的一双手，正不停地拨弄着他那架昂贵的相机。

米盖怎么看都挑不出毛病，一幅柯达彩色广告照片似的完美，却无论如何融不进四周的景色里去。

总算是个好伙伴，合群，愉快，开朗，没什么个性，说得多，又说得还甚动听；跟他，是吵不起架来的，总缺了点什么。

吉瑞一向是羞涩的。这个来自加那利群岛的健壮青年是个渔夫的孩子；人，单纯得好似一张厚厚的马粪纸，态度总是透着拘谨，跟我，从来没直接说过话。在公司里出了名的沉默老实，偏偏又娶了个惊如小鹿的妻子黛奥。这个过去在美容院替人烫发的太太，嫁了吉瑞，才勉强跟来了沙漠。她，亦很少跟别的男子说话。这会儿，他们正闷在自己的新帐篷里，婴儿夏薇咿咿啊啊的声音不时地传过来。

荷西也穿了一条草绿色短裤，上面一件土黄色的卡其布衬

衫，高统蓝球鞋，头上戴了一顶冬天的呢绒扁舌帽。他弯身拾柴的样子，像极了旧俄小说里那些受苦受难的农民，总像个东欧外国人，西班牙的味道竟点也没有。

荷两老是做事最多的一个，他喜欢。

伊底斯阴沉沉地高坐在一块大石上抽烟，眼睛细小有神，几乎无肉的脸在暮色里竟发出金属性的黄色来，神情总是懒散的，嘲讽的；在公司里，他跟欧洲人处不好，对自己族人又不耐烦，却偏是荷西的死党，一件大蓝袍子拖到地，任风拍着。细看他，亦不像沙哈拉威，倒是个西藏人，喜马拉雅高原上的产物，总透着那么一丝神秘。

我是穿着游泳衣在中午出发的，这会儿，加了一件荷西的大外套，又穿上了一双齐膝的白色羊毛袜，辫子早散花了，手里慢吞吞地打着一盘蛋。

黛奥是不出来的，她怕沙漠一切的一切，也怕伊底斯，这次加入了我们的阵容，全是为了母亲回加那利岛去了，吉瑞要来，留在家中亦是怕，就这么惨兮兮地跟来了，抱着三个月大的孩=产。看着也可怜，大漠生活跟她是无缘的。

荷西起火时，我丢下盘子往远处的林子里跑去。

不太说话的伊底斯突然叫了起来“哪里去？”

“采——松——枝。”头也不回地说。

“别去林子里啊！”又随着风在身后喊过来。

“没——关——系——”还是一口气地跑了。

奔进林子里，猛一回头，那些人竟小得好似棋子似的散在沙上。奇怪的是，刚刚在那边，树梢的风声怎么就在帐篷后面沙沙地乱响着，觉着近，竟是远着呢。

林子里长满了杂乱交错的树，等了一会，眼睛习惯了黑暗，居然是一堆木麻黄，不是什么松枝。再往里面跑，深深地埋进了

阴影中去，幽暗的光线里，就在树丛下，还不让人防备，那个东西就跳入眼里了。

静静的一个石屋，白色的，半圆顶，没有窗，没有门的入口，成了一个黑洞洞；静得怪异，静得神秘，又像蕴藏着个怪兽似的伏着虎虎的生命的氣息。

风沙沙地吹过，又悄悄地吹回来，四周暗影幢幢，阴气迫人。

我不自然地咽了一下口水，盯着小屋子往后退。快退出了林子，顺手拉下了一条树枝乱砍，砍了一半，用力一拉，再回身去看了一眼那个神秘的所在，觉得似曾相识，这情景竟在梦中来过一般地熟悉。我呆站了一会，又觉着林中有人呻吟似的轻轻叹了口气，身上就这么突然毛了起来，拖了树枝逃也似的奔出林子，后面冷冷的感觉仍步步地追着人，跑了几十步，荷西远处的营火轰地一声冒了出来，好似要跟刚下去的落日争什么似的。

“叫你不要倒汽油，又倒了！”等我气喘喘地跑到火边，火，已经烧得天高了。

“松枝等一下加，火下去再上。”

“不是松，是木麻黄呢。”我仍在喘着大气。

“就那么一根啊？”

“那里面，怪怪的，有胆子你去。”我叫了起来。

“刀拿来，我去砍。”马诺林放下了瑜伽术，接过了我手上的大刀。

“别去了吧！”伊底斯又懒懒地说了一句，“里面有个小房子，怪可怕的，你去看看。”

马诺林仍是去了，不一会，拖了一大堆树枝回来。

“喂，那个里面，不对劲。”马诺林回来也说。

“野地荆棘够烧了，不去也罢。”荷西无所谓地搭讪着。我抬头看了马诺林一眼，他正默默地在擦汗呢，那么冷的黄昏。

“米盖，来帮忙串肉。”我蹲了下去，把烤肉叉排出来，再回头看看吉瑞他们的帐篷，已经点起了煤气灯，人，却没有声息。

等了一会，吃的东西全弄好了，这才悄悄地托了打蛋的搪瓷盘子，绕着路，弯着腰，跑到吉瑞他们的帐篷后面去。

“脸猜来啦！”我突然大喊一声，把支叉子在盘里乱敲乱打。

“三毛，不要吓人！”里面黛奥尖叫起来。

“出来吃饭，来，出来嘛！”拉开帐篷，黛奥披了一件中大衣蹲着，婴儿夏薇躺在地上，吉瑞正在灌奶瓶。

“不出去！”黛奥摇摇头。

“天晚了，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就不可怕了，就当你不在沙漠，来，出来啊！”

她还犹豫着，我又叫了：

“你吃饭不吃？吃就得出来。”

黛奥勉强地看了一下外面，眼睛睁得好大。

“有火呢，不要怕。”米盖也在喊着。

“吉瑞——”黛奥回身叫丈夫，吉瑞抱起了孩子，拥着她，低低地说：“不怕，我们出去。”

刚刚坐下来，黛奥又叫了起来。

“你烤什么，黑黑的，骆驼肉——啊——啊”

这一来大家都笑了，只有伊底斯轻微地露出一丝丝不耐烦的神气。

“牛肉，加了酱油，不要怕，哪，第一串给你尝。”递了一串肉过去，吉瑞代太太接了。

荷西把火起得壮烈，烤肉还得分一小摊红木条出来，不然总会烧了眉毛。

四周寂静无声，只有烤肉的声音吱吱地滴在柴火上。

“慢慢吃，还有蛋饼。”我又打起蛋来。

“三毛就是这样，大手笔，每次弄吃的，总弄得个满坑满谷，填死人。”荷西说。

“不爱你们饿肚子，嘿嘿！”

“吃不吃洋葱？”我望着黛奥，她连忙摇头。

“好，生菜不拌洋葱做一盘，全放洋葱再拌一盘。”

“真不嫌麻烦。”米盖啧啧地叹着气。

“半夜火小了，再埋它一堆甜薯，你不每次都吃？”

“你们难道不睡的？”黛奥问着。

“谁爱睡，谁不睡，都自由；睡睡起起，睡了不起，也随人高兴。”我笑望着她，顺手又递一串烤肉过去。

“我们是要睡的。”黛奥抱歉地说，没人答腔，随人自由的嘛！吃完了饭，我还在收拾呢，黛奥拉着吉瑞道了晚安，就走了。快走出火圈外了，一时心血来潮，又对着黛奥大喊过去：“啊——后面一双大眼睛盯着瞧哪！”

这一叫，黛奥丢了吉瑞和夏薇，唬一下地蹲了下去。

“三毛，喷——”马诺林瞪了我一眼。

“对不起，对不起，是故意的。”我趴在膝上格格地笑个不停，疯成这个样子，也是神经。

夜凉着，火却是不断地烧着。荷西与我坐了一会，也进自己的小帐篷去。两人各自钻进睡袋，仰着脸说话。

“你说这地方叫什么？”我问荷西。

“伊底斯没说清。”

“真有水晶石吗？”

“上次那块给我们的，说是这里捡来的，总是有的吧。”

沉静了一会，荷西翻了个身。

“睡了？”

“嗯！”

“明早要叫我，别忘了，嗯！”我也翻了个身，背对着背，闭上了眼睛。

过了好一会儿，荷西没声息了，想来是睡着了；拉开帐篷的边来看，火畔还坐着那三个人，米盖悄悄地跟伊底斯在说什么呢。

又躺了好一会儿，听着大漠的风哭也似的长着翅膀飞；营钉吹松了，帆布盖到脸上来，气闷不过，干脆爬起来，穿上长裤，厚外套，再爬过荷西，拖出自己的睡袋，轻轻地拉开帐篷往外走。

“去哪里？”荷西悄声问着。

“外面。”我低声答着。

“还有人在吗？”

“三个都没睡呢！”

“三毛——”

“嗯？”

“不要吓黛奥。”

“知道了，你睡。”

我抱着睡袋，赤着脚，悄悄跑近火边，把地镶翘好，再钻进去躺着；三个人还在说着悄悄话呢。

天空无星无月，夜黑得冻住了，风畅快地吹着，只听见身后的树林又在哗哗地响。

“他总是吸大麻，说的话不能算数的。”米盖接着我没听见的话题，低低地跟伊底斯说。

“以前不抽，后来才染上的，就没清楚过。你看他那个小铺子，一地的乱。”伊底斯说。

我拉开盖着眼睛的睡袋，斜斜地看了他们一眼，伊底斯的铜脸在火光下没有什么表情。

“说的是老头子哈那？”我悄声问。

“你也认识？”米盖惊讶地说。

“怎么会不认识，三番两次去求他，硬是不理。人呢，总大鸟似的一个，蹲在橱窗上，迷迷糊糊，零钱老撒了一地，还替他卖过两次东西呢。他是不理顾客的，老是在旅行。”

“旅行？”米盖又问。

“三毛的意思是说，在迷魂烟里飘着。”马诺林加上了一句。

“有一次，又去问他：哈那，哈那，把通脸狷的路径画出来给我们去吧？那天他没迷糊，我一问，他竟哭了起来——”我翻个身，趴在睡袋里，低低地对他们说。

“为什么偏找哈那呢？”伊底斯不以为然地说。

“你不知道他年轻时是脸狷守墓的？”我睁大眼睛反问他。

“族人也知道路。”伊底斯又说。

“别人不敢带啊。你，你带不带，伊底斯？”我又压低着嗓子说。

他暧昧地笑了一下。

“喂，脸狷这东西，你们真相信？”米盖轻问着伊底斯。

“信的人，就是有；不信的人，什么也没有。”

“你呢？”我又抬起头来问。

“我？不太相信。”

“是信，还是不信，说清楚。”

他又暧昧地笑了一下，说：“你知道，我一”

“你还吃猪肉。”我顶了他一句。

“这不就是了。”伊底斯摊摊手也笑了。

“那次哈那哭了起来——”马诺林把我没讲完的话又问了下去。

“只说要他带路，他双手乱摇，说——太太，那是个禁地，外人去不得的。两年前带了个记者去，拍了照，回来老太婆就暴死

了啊！脸谿罚的，贪那么一点钱，老太婆赔上了命啊——说完他突然拍手拍脚地痛哭起来，我看他那天没抽大麻——”

“听说哈那的老婆死的时候，全身黑了，鼻孔里马上钻出蛆来呢！”米盖说。

“加些柴吧。”我缩进睡袋里去，不再言语，四个人静静地对着。火圈外，分不清哪儿是天，哪儿是地，风又紧了些，哭号着鬼叫似的凄凉。

过了好一会，伊底斯又说：“地倒真是裂开的，每次都裂。”

“你看过？”

伊底斯阴沉地点点头，眼光望出火外面去。

“以前总是哈那走上几天几夜的路，跑回镇上去报信。人还没进镇，就老远地叫喊着——又裂啦！又裂啦——好可怕的，这一来，族里的人吓得魂不附体，没几天，准死人；有时还不止一个哪！”

“总是死的，没错过？”

“没错过，倒是现在，谁也不守墓了，心理上反倒好得多。”

“还在裂？”马诺林问着。

“怎么不裂，人死了抬去，地上总有那个大口子等着呢。”

“巧合，地太干了吧！”我这句话，说得自己也不信。

“水泥地，糊得死死的，不地震，裂得开吗？”

“噢，你刚才还说不太相信的，这会儿怎么又咬定这种事了。”

“亲眼看见的，好多次了。”伊底斯慢慢地说。

“老天！脸谿送谁的葬？”我问他。

“我太太——也埋在那里，十四岁，死的时候已经怀孕了。”

伊底斯好似在说别人的事一佯。

大家都骇住了，望着他，不知说什么好。

“在说什么？”荷西也悄悄地跑了出来，不小心踢到一块木板。

“嘘，在说脸谿的事呢！”

“那个东西——唉——米盖，把茶递过来吧！”

火光下，再度沉寂下来。

“伊底斯——”我趴在睡袋里叫着。

“嗯？”

“为什么叫‘脸谿’，怎么解释？”

“脸谿这种东西以前很多，是一种居住在大漠里的鬼魅，哈萨尼亚语也解释成‘灵魂’。他们住在沙地绿洲的树丛里，后来绿洲越来越少了，脸谿就往南边移。这几十年来，西属撒哈拉，只听说有一个住着，就是姓穆德那一族的墓地的地方；以后大家就脸谿脸谿的叫着，鬼魅和墓地都用了同一个名字。”

“你不也姓穆德？”荷西说。

“刚刚已经讲过了，他太太就埋在那儿，你没听到。”我悄悄地跟荷西说。

“穆德族干嘛选了那块地方？”

“是不小心，一下葬下了七个。后来知道有脸谿住着，又弄裂了地预告族人死的消息，大家没敢再迁，每年都献祭呢！”

“我是看过照片的。”我低低地说。

“脸谿有照片吗？”米盖骇然地问。

“就是那个记者以前拍的嘛。不是鬼魅那东西，是坟地，外面没拍，室内拍了好多张。小小的水泥地，上面盖了块红黑条子的粗布，看不出什么道理，地上也没裂口子，墙上满满的写了名字。”

“坟地怎么在屋子里？”荷西问。

“本来没起屋子，只用石块围着，结果地总是在埋死人的上

面裂开来。后人去找，地下总也没有白骨，就再在裂口上埋下一个。快一百年了，小小一块地，总也埋不满，就三毛睡袋大不了几倍的面积，竟把全族的死人一年一年埋过去。”

伊底斯拿我的睡袋做比方，弄得我浑身不自在，用背抵着地，动也不敢动。

“没有细心找吧！听说沙漠尸身大半不烂的啊！”米盖说。

“埋人总也得挖得很深的，下面真的没有东西。”

“加些柴吧，马诺林！”我喊着。

“后来你们砌了房子，敷了水泥地，总想它不再裂了，是吧？哈——”荷西居然大笑起来，茶水啪地一声泼在火上。怪吓人的。

“你不信？”马诺林低低地问。

“人嘛，总是要死的，地裂不裂总是死，何况穆德又是个大族。”

“就你们这一族有脸谿放预兆，三毛他们家附近那两个坟场可就没有。”米盖轻声说。

“喂，不要乱扯，我们那儿可是安安静静的。”

“嘘，小声点。”荷西拍了我一下，把我伸出来的手臂又塞回袋内去。

“镇上人也奇怪，不去你们那儿混着。”

“不是穆德族的人，脸谿也不给葬那儿呢，因为献祭的总是穆德，脸谿就只认他们，也不给去呢！”

“有一次，父子三个外族的在旅行。半途上，父亲病死了，儿子们正好在脸谿附近，他们抬了父亲，和穆德人葬在一起。那时候还没敷水泥，只在坟上压了好多大石块。等两个儿子走路回到扎骆驼的地方，就在那儿，冒出个新坟来，四周一个人影也不见，这两个儿子怎么也不相信，挖开坟来看，里面赫然是他们葬

在半里路外的父亲。这一下，连跌带爬的地回到脸谱附近去看，父亲的坟，早空了，什么也没有——”

“下面我来说，”米盖叫了起来，“这次他们又把父亲抬回原地去葬。葬了回来，又是一座新坟挡路，一翻开，还是那个父亲——他们——”

“你怎么知道？”我打断了他的话。

“这个我也听过，是公司那个司机拉维的先祖，他总是到处说，说得大家愉快起来才收场。”

“喂，烤甜薯怎么样？”我伸出头来说。

“在哪里？”荷西悄声问。

“在桶里面，好几斤呢，把火拨开来。”

“找不到。”荷西在远处乱摸。

“不是红桶，在蓝桶里。”

“起来找嘛，你放的。”又悄叫着。

“起不来。”四周望着一片黑，火光外好似有千双眼睛一眨一眨的。

“烤多少？”又轻轻地问。

“全烤，吃不了明天早晨也好当早饭。”

几个人埋甜薯，我缩在睡袋里，竟幻想他们在埋七个死人，全姓穆德。

“说起公司的人，那个工程师又是一个。”米盖又说。

“谁？”

“警察局长的大儿子。”

“不相干的人，米盖。”我说。

“我比你来得早，相干的，你没听说罢了。”

“两个人去找圣地亚哥大沙丘，迷了路没回去，父亲带警察去找。两天后在个林子里找到了，也没渴死；也没热死，车子没